

小花丛书
丛书

花开的声音 Flower

在最深蓝的夏夜里/你是否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那是我的心/请替我永远珍藏/这最初的绽放

伍美珍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伍美珍 主编

花开的声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的声音/伍美珍主编.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小花衣裳丛书. 第2辑)

ISBN 7-5395-2618-1

I. 花… II. 伍…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3648 号

花开的声音

——小花衣裳丛书 (第2辑)

主编: 伍美珍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 //www. fjcp. com e-mail: fcph@ fjcp. 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5.25 插页: 4

印数: 1—818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618-1/I · 533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沐溪小辑

又寂寞又美好/1

一些舞步/3

蝴蝶飞不过沧海/8

花开的声音/23

又寂寞又美好/40

心里飘起一些尘埃/51



竹韵潇潇小辑

成长的味道/69

第一章 噩梦/71

第二章 雾迷感觉与如此有缘/79

第三章 新同学的到来/85

第四章 一个人的内心/92

第五章 乌龟的秘密/98

第六章 谣言四起/105

第七章 天灰灰/110

第八章 回忆多么美味/116

第九章 祝福所有人/122

翠微小辑

一个人的码头/127

冬至/129

过年回家/133

父亲的生日/134

长命女/138

小心翼翼地活着/142

吃饭/146

生命的痕迹/149

外婆的小阁楼/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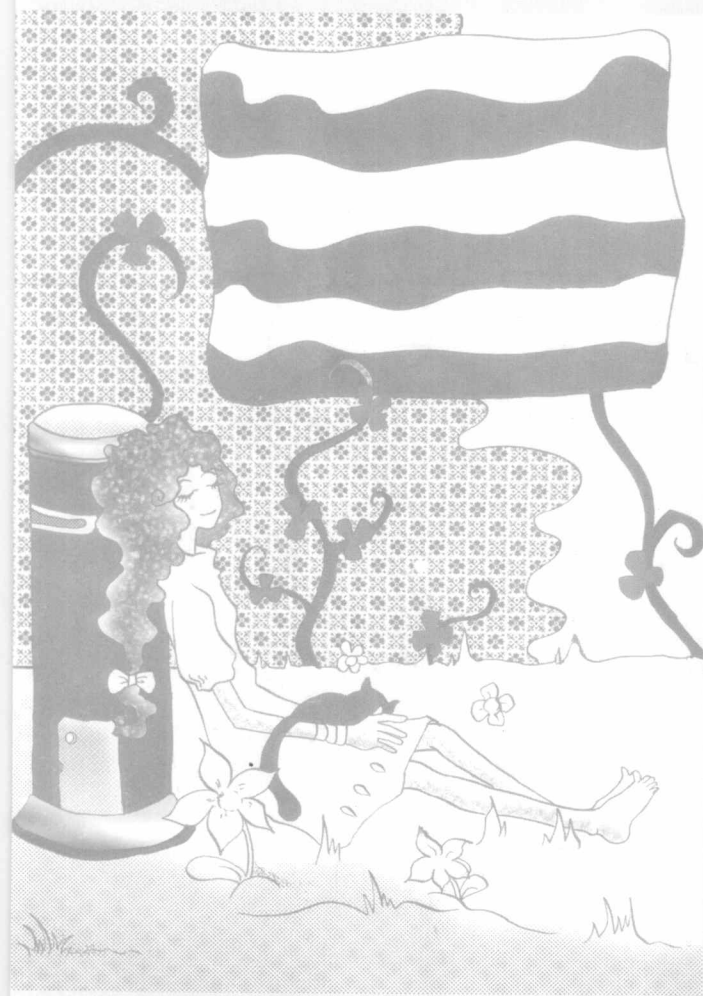
读那些单纯的日子/155



[沐溪小舞]

又寂寞又美好

谁都知道
蝴蝶是飞不过沧海的
她们的翅膀太轻
托不起美丽的身躯
和幻想的沧海一端
的甜蜜





一些舞步

有一种舞蹈，是在黑白中进行的。幅度不大，但是好美。会流淌，一瞬间便能凝固。曾经那么的熟悉它的舞步，在我那一段流光异彩的可以称为童年的时间里。

可现在已经放弃。在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学名，叫做弹琴，或者演奏。但是我喜欢把它归类于舞蹈，手指与琴键的舞蹈。纤细的十指穿梭于黑白之间，顷刻便能流淌出一片安然或者热烈。

练琴很久，手指变形，纤细而小巧，很漂亮的样子。然后我就继续很骄傲地让它们更加张扬地舞蹈，在黑白中继续。

记得曾经的曾经，我写过这样的一些文字。我说，等我再大点儿，要买到那种裙角缀有漂亮精致的蕾丝花边儿的裙子，头上束起质感细腻的丝质蝴蝶结，不要束紧，使一点儿就轻而易举能散开。然后就这样，把我深黑色的钢琴搬到窗台边，那时候，家里应该已经换了那种有带大露台花园的房子了吧，就把我这个庞大而神秘的朋友请到那里去，让我缀着蕾丝花边儿的裙角静静地依附在她身上，对的，就静静地依附着。风会很适时宜地吹过来，或许会拂起它们吧，那些美丽的蕾丝。更或许它们还是会很安静地躺着，顺而起舞的是我长长的扎着蝴蝶结的头发，还有我那个关于黑白舞蹈的梦。就这样，起舞，飞扬，肆意散开，之后洒落天涯。碎。飘。停。忘。

这些文字当时写下来的时候好混沌，也好凌乱。写完之后就合上本子，交上讲台。那是一篇考试的作文。我想，要





是不想得零分的话，就好好重新写。因为语文老太太历来是不欣赏我这种很随便情绪化滥用标点的病句的。之后就乖乖地写了一篇真正的应试作文，虽然看起来好空洞，但是应该能靠它拿高分吧！里面没有任何涣散的句子，很正规。那种开头一段，很少。中间一大段重点，最后一小段结束。但是最终它没有派上用场。我写的第一篇自认会吃零蛋的作文，得了满分。头一次，老太太铿锵有力地给了评语：“真情实感流露，语言优美独特，希望继续坚持。”结果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这篇作文帮我得了满分之后，我就放弃了钢琴的学习，一种行云流水的舞蹈，舞步流畅，跳跃不大却音域极美的乐器。

然后现在听着楼上的孩子弹奏巴赫怪异且难度很大的曲子，或者是理查德浪漫冗长的音乐时候，心里就会很难受。想起自己手指的舞蹈，旋转，重复。还有那篇最后留给钢琴的交代。现在的手指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线条。那天可寒对我说，一看你的手形，就能知道你被钢琴俘虏了不短的时间。

我告诉他，可寒其实我感觉我蛮对不起我的钢琴我的手指头我妈的摩托车我那个戴黑边眼镜手指很短但是弹起琴来很有激情的老师还有所有关于钢琴的梦还有用红色水笔给我铿锵有力的评语的老太太。不用回忆。不用。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忘记，可寒说，它已经影响到你很深了，很深。在你最容易有梦最容易记忆最容易放弃的时候，它离你最近。

我的童年。钢琴。

昨天艺术节结束，我们班的合唱我去伴奏。下面嘘声一



片。完了之后廖云说，沐溪你的指头很厉害，就看它那么眼花缭乱地在琴键之间蹿动，然后曲子就出来了。

我呵呵呵地笑，之后我们班的合唱就因为形式独特而进入了决赛，然后我就每天中午去学校琴房练琴，听到比我高一届的同样也是给合唱伴奏的学姐在练习的空隙弹《少女的祈祷》而自己就只能独独地弹合唱曲目的时候，心里面曾经有过的关于黑白起舞的梦想便又再次浮出水面，便端端正正坐好，手指归位，准备熟悉昔日的舞步开始骄傲飞扬。但是手指竟笨拙得如一个找不到归途的孩子，在黑白的道路上着急地莽撞，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怡然轻松。

消失殆尽。

黑白间穿梭跳跃的，舞步行云流水般熟悉的舞蹈。竟然冷场。坐在宽大的琴房里，阳光一层一层地打进来，镀在黑漆透亮的钢琴上。反射出来的光点，刺痛了我的眼睛，星星点点星星点点开始模糊住我的视线。手指定定地在黑白琴键之间停滞，舞步忘了，舞曲停了，什么都没了。只留下原来黑白舞蹈的梦，现在梦碎了，我只有拾起一地的碎片，然后心里一阵阵钝钝地疼，没有棱角，没有由来。

我知道，因为我的放弃我的不坚持。或许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童年已过去。一种东西一件事情，可能都不会让你牢牢地攥住，要可以的话，我想也应该是有阶段的吧。一段时间，继续一种依赖，学习一种舞步，习惯一种舞曲，拥有一种梦，留下一种方式去惦记。

好了好了。或许我该满足了。我的童年，至少随之起舞过了，那种手指与感官的舞蹈，纤细的十指穿梭于黑白之间，顷刻便能流淌出一片安然或者热烈。那种舞步，进行过了，



也就铭刻了。它在我的童年我的一生中有了昙花一现的美丽，也留下了永恒的温存。

这样，就好。

我可以骄傲地对所有人说，我曾经是那么的熟悉一种舞步，义无反顾地追求。虽然现在舞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不过都不重要的，戏台已经搭建，灯光齐备，只要我愿意，也立刻能显现张扬的舞步。因为毕竟，它已经影响到我很深了，很深。在我最容易有梦最容易记忆最容易放弃的时候，它离我最近。

我的童年。钢琴。

一种舞步，或许遗忘亦铭记。

拉开帷幕，翩跹起舞。

起舞，不落幕。



蝴蝶飞不过沧海

春寒料峭。

小亦说，她是在不太明亮的教室里写下上面那个句子的。而我看见它，是在通亮的房间里对着淡蓝的屏幕，耳朵里溢满了艾薇儿落拓的音乐。我莫名地爱上了她这种真实中缀点华丽的声音。

揉了揉长时间对着电脑而发涩的眼睛。很认真地看着小亦的文字。把那4个我喜欢的属于小亦的字印进心里。等待。融化。

春寒料峭。

小亦，我喜欢它们。真的，喜欢你的文字，喜欢你在虚无的网络中亲切地叫我，小溪，小溪，亲爱的小溪。

偶尔登录网站的聊天室，碰到了一些熟识的孩子。小丸子闷闷地说，沐溪，我在等你。

哦，丸子，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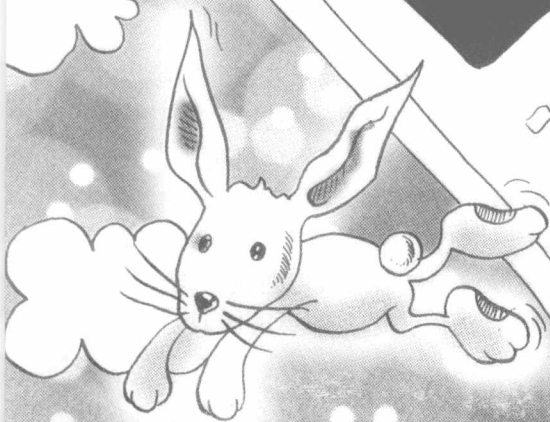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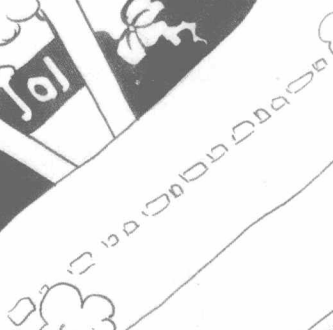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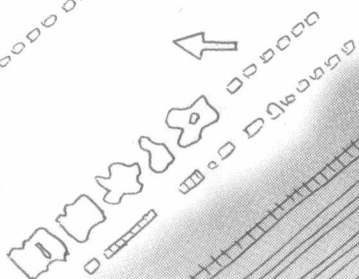
沐溪我很难受很难受，真的。

我知道。

但是等我看完丸子的文字时，却什么也没有给丸子留下。再点开已经被我最小化了的聊天室，看到了丸子满屏的字：沐溪，在吗？沐溪沐溪，丸子呼叫。沐溪有在吗？看完我的东西了吗？

对着丸子的话，我竟无语，只能说，丸子，我下了，等我给你留言。我害怕自己没话说，那种沉默在喉咙里，无法下咽也无法喷薄的感觉令我恐惧至极。

搜 狐
sohu.com





一直挂在线上的 QQ 突然间发出刺耳的提示声。我上 QQ 一贯喜欢隐身，只收发一些留言，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就胡侃几句，然后看着打开的 QQ 列表，看着头像一个个由灰暗变成彩色，然后接着变成灰暗。

打开 QQ 列表。留言是小亦给的。

她说，沐溪，小亦一直在支持你的，一直在。她的头像依旧灰灰的。我说，小亦，沐溪也一直在支持你。我不难受，真的。因为你的文字真的够优秀，我会努力的。正如你说过的，我们都还有好多好多次写字的机会。小亦，我很好。

接着我就静静地等着小亦灰色的头像颤动。

许久，再次听到 QQ 系统刺耳的提示声。

小溪，你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孩子。

哦。

之后我没有给小亦回，就仓皇地下了线。因为我怕自己最后还是会和很多孩子一样，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让小亦觉得原来小溪是一个无可理喻的孩子。我喜欢他们说，小溪是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女孩子，更喜欢他们心里的小溪也一直是这样的。

确实。我很在乎别人心中自己的形象。我无法做到像彦颜那样，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就会一直坚持循环播放，因为那样老爸会烦；我不会像佳悦一样一次考到全班第一的数学，然后紧接着就语文不及格，因为那样老师会说我偏科，然后我就很努力很努力学数学，想让它每次比语文分高，但是确实没可能；我甚至不能像 Vox 那样很洒脱地对着一班一个的区级三好生名额说，老师让沐溪去吧，她真的比我好。



我只能说，老师，我不同意，我要同学投票，那样公平。我对自己说，一定要胜利的，我很需要它。

景雯说，沐溪你至于吗？你知道 Vox 得不到多少票数的，你还刺激她。

没有，景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哼！证明什么？证明你能一次又一次很重地伤到她？你很自私，沐溪！说完这句话，景雯决绝地转过头，长长的马尾甩在我的脸上，一丝一缕的发丝造来的疼痛就一点一点种植进我的心里，印出伤痕累累。

结果就真的投票选举了。我就真的胜利了。

可寒说，老师让我来唱票吧。耗子说，我来监督。

老师严肃地说，嗯，先投票，开始。

廖云说，沐溪我支持你。

嗯。身边的好多孩子在附和。确实，我对自己的人缘有足够的自信。

我拿着笔摀住很轻很小的投票纸，不敢下笔。可寒已经从 Vox 他们组开始收回小纸，我的手心已经沁出细小的汗珠。

可寒轻轻地走到我面前停住，快点。

哦。

沐溪！Vox 在叫我。

嗯？

我填的票是弃权。

知道。可寒你收吧，我也弃权。

想好了吗？首先自己要相信自己的，从自己开始，就要支持自己。说着，可寒拿起我桌子上的纸。



老沐！佳悦叫，不要对不起自己。

可寒你等等。我自己感觉很尴尬地在纸上潦草地写，沐溪。其实这很正常，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恶心。

Vox 冷冷地看着我。

我投了我自己，我木然地告诉她。

可寒在高高的讲台上唱票。耗子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正字。粉笔末就那么一颗颗落下，像蝴蝶，但是很快就落到了板槽里。确实，蝴蝶是飞不过欲望的旋涡的，它会很轻易地卷进去。因为谁都想要一个安稳的小窝，起码我是。我想靠一切的努力，进重点。继续随旋涡染色，然后有一个外人看来很好的小窝。

手指冰凉，头在发晕。坐近暖气，竟被烫到。听着可寒连续地打开纸条的声音，然后重复着，沐，沐，沐，沐，沐。耗子就机械地在我名字下很轻松地画着正字，居然很久不用挪地儿。可寒口中名字就一个一个地蹦出，耗子手中的笔在一笔一笔很认真地画，Vox 的眼圈在一点一点地变红。

弃权、弃权、Vox、Vox、沐、沐、沐、mei 沐溪……同学大笑。可寒愣了一下，把那张纸攥成一团，紧紧地捏住，说，刚才错了，是沐，属于我的口误。接着看了我一眼。我漠然，眼睛死死地盯着耗子手中的粉笔。接着我以比 Vox 多 3 倍的票数当选。预料之中，耗子说。怎么样吧，我就说肯定是你的。廖云说，傻沐沐好棒，老沐来一个。佳悦在一旁喳喳叫，沐溪，没错的！大家都有支持你，彦颜说。我笑，很傻很游移，然后轻轻地说，谢谢哦。

看着可寒静静地把她刚才念成“mei 沐溪”的纸攥成的纸团扔进纸篓，然后走过来说，不错不错。



嗯，谢啦！我故作轻松地回答。

萧励做值日，拿起纸篓，要去倒垃圾。

等一下！我说。

干吗？你要帮我吗？觉得三好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啦？去去去，今天我被老班罚的，最好识相点儿。嗯嗯嗯，明天给我你的作业我帮你“检查”就行了啊。哈哈，记住的哦！

不是，我那什么……正好要下去顺便带一下。你就先去涮墩布吧，我确实很方便的。

哦，谢啦，这就是大家选你的原因嘛。

得得得，打住，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仅此一次，记一住一啦！

到垃圾桶前，我停住。拿起就在表面的那张被可寒攥皱了的纸团，打开，看见很工整的字迹写的是：霉沐溪。和我想的可寒念出的“mei 沐溪”一样的，是那个“霉”。

我一直在惦记着它，果然，是写着霉沐溪。廖云说，沐溪她们诅咒你耶。我说我还有人诅咒耶。

沐溪你真奇怪。

的确哦。

阿P说，走走走一块儿吃臭豆腐去。好呀好呀，廖云和佳悦她们附和。Lily说，我也去的。还有我，彦颜追上来。可寒怔怔地看着我手中那张皱皱的纸团，说，原来你在做的就是坚持要自己不快乐？其实有的事，不知道比知道更好，多知道就多难受。

呵呵，可寒你今天好有哲理呀，去吧。你们都去吃臭豆腐呀，不吃得臭臭的不许回家哦。

沐溪你不去了呀？